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钱
粮
头
领

柴进 李应

姚西萍
王建生

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《水浒传》一百零八将故事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⑤

钱 粮 头 领

姚西萍 王建生 编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1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涿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小旋风 柴进

- 一、设计救林冲 (1)
- 二、义结宋公明 (8)
- 三、智请美髯公 (14)
- 四、祸起殷天锡 (19)
- 五、失陷高唐州 (24)
- 六、得救上梁山 (26)
- 七、为友入虎穴 (30)
- 八、乔装入禁苑 (40)
- 九、藏炮击麋胜 (46)
- 十、深入方腊巢 (49)
- 十一、功成身自退 (56)

扑天雕 李应

- 一、富豪子弟 (57)
- 二、上山效力 (62)
- 三、从征定边 (77)
- 四、随军安内 (89)

小旋风 柴进

柴进，是周朝柴世宗的子孙。出身富贵，仗义疏财，好结交英雄之辈。因奸臣陷害，被陷大牢。后被梁山泊好汉救出，入伙梁山泊。柴进绰号“小旋风”，为梁山泊钱粮头领。跟随宋江出生入死，驰骋沙场。功成名就之时，又退出江湖。

一、设计救林冲

北宋末年，河北沧州城外四五十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大庄院。它背靠青龙山，正对大石桥，四周涧河环绕，岸上垂柳成行，绿荫中白粉围墙时隐时现。庄院里，武陵溪旁万枝桃绽，金谷苑中千树花开。聚贤堂上，四季有不谢奇花；百卉厅前，常年赛阳春佳景。九级高堂，屋脊朱红硫瓦碧；画栋雕梁，色彩明丽刀二精。好大的气派！不是当朝的勋戚门第，就是前代的帝王家宅。

此庄院的主人正是大周柴世宗的子孙、被称为柴大官人、江湖上唤做小旋风的柴进。柴进此时三十四五岁，正当壮年，生得龙眉凤眼，皓齿朱唇，神情端庄，举止潇洒。因先祖柴世宗陈桥让位，太祖武德皇帝赐给他誓书铁卷，并传给子孙。谁也不敢招惹柴家，柴家更有万贯家财，所以柴进专门招待接纳天

下来来往往的英雄好汉，常常三五十个养在家中，就是被当朝判罪的钦犯，也同样照顾关心。由此，柴进招贤纳士的美名传播四海，英雄好汉没有不敬仰他的。一日，柴进头戴一顶黑纱转角簇花巾，身穿一领紫绣团胸绣花袍，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环带，足穿一双金线抹绿黑朝靴；带一张弓，插一壶箭，引领庄上十来位好汉，骑着骏马，牵着几只赶獐猎犬，擎着数对捕兔苍鹰，去青龙山打猎。晌午时分，满载飞禽走兽飞奔回庄。忽然，柴进望见树林边有个颈带木枷的囚犯踌躇不前，立即纵马上前问道：“这位带枷的是什么人？”这人慌忙躬身答道：“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，姓林，名冲，因为得罪了高太尉，高太尉设陷井加害于我，被问罪刺面，配发沧州牢城。听官道上酒店的伙计说，这里有位广招天下英雄好汉的柴大官人，特地到此投奔。没想到缘份浅，没有遇上。”柴进一听，即刻滚鞍下马，飞步近前说：“柴进有失远迎。”边说边在草地上单腿跪拜。林冲连忙答礼。柴进牵着林冲的手，一起回到庄上。庄客们看见了，大开庄门。柴进一直把林冲请到聚义厅前，说：“小可久闻教头大名，没想到今日来到我庄，足了我平生渴仰之愿。”林冲答道：“微贱之人林冲，早闻大人贵名，传播于四海，知者哪个不敬？不想今日因犯罪，流配到这里，得以面见尊颜，实在是万幸。”柴进再三恭请，林冲坐了客席；监押林冲的防关公人董超、薛霸也一起坐下。跟柴进打猎的伙伴，各自牵马，去后院歇息。

柴进叫庄客送酒。不多时，只见几个庄客托出一盘肉、一盘饼，温了一壶酒；还有一个庄客用一个大盘子托出一斗白米，上面放着十贯钱，一起送了上来。柴进见了说：“村夫不知高低，80万禁军教头到此，怎么可以这样招待？快都拿进去。

先把果盒和酒端来，立即杀羊相待，快去整治！”林冲起身道谢说：“大官人，不必多赐，这些东西已经足够了。”柴进说：“别这样说。难得教头到此，怎么可以怠慢？”庄客遵命，先捧出果盒和酒来。柴进起身，连敬三杯。林冲谢了柴进，饮了酒，两个公人一同饮了。柴进说：“请教头里面坐一会儿。”柴进随即解除了弓袋箭壶，就请两公人一同饮酒。

柴进坐了主席，林冲坐了客席，两个公人坐在林冲上席，相互说些江湖上的事情，不觉红日西沉。庄客把酒食果品海味摆在桌上，抬到客人面前。柴进亲自举杯，敬酒三巡，坐下叫道：“上汤！”吃了一道汤，又喝了五六杯酒，只见庄客来报：“教师来了。”柴进道：“请先生来一块儿坐坐，大家见见面。快抬一张桌来。”林冲起身一看，只见那先生歪戴头巾，昂首挺胸，大摇大摆地来到后堂。林冲寻思：庄客称他先生，定是柴大官人的师父。于是急忙躬身说：“林冲谨参。”那人不理不睬，林冲不敢抬头。柴进指着林冲对那人说：“洪教头，这位就是东京 80 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，请相见。”林冲听了，看着洪教头便拜。那洪教头说：“别拜，起来。”却不躬身答礼。柴进看了，心中十分不快。林冲拜了两拜，起身让洪教头坐。洪教头也不相让，就去首席落坐。柴进看了，又不喜欢。林冲只得去下席就坐。

洪教头问道：“大官人今日为什么用厚礼招待一个配军？”柴进说：“这位客人不同一般，是 80 万禁军教头，师父你怎么能这样怠慢他？”洪教头说：“大官人只是因为喜欢舞枪弄棒，那些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，自称是枪棒教师，来投庄上，骗些酒食钱米。大官人何必太认真！”林冲听了，一声不吭。柴进说道：“人不可貌相，请别小看他。”洪教头怪柴进说“别小看

他”，就跳起身说：“你敢和我比试一棒，我就说他是真教头！”柴进大笑说：“也好！也好！林武师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林冲说：“小人却是不敢。”洪教头暗中思量：“那人定是不会，心中先怕了。”因此越加起劲地逼林冲。柴进一来要看林冲的本事，二来想林冲赢他，堵住他的臭嘴，于是说道：“先喝酒，等月亮上来再较量一番。”

又喝了六七杯酒，早月上来了，照得厅堂如同白昼。柴进起身说道：“请二位教头较量一棒。”林冲寻思：这洪教头必是柴大官人师父，被我一棒打翻了，面子上不好看。柴进见林冲犹豫，就说：“这位洪教头也是到此不久，此间又无对手。林武师不要推辞，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头的本事。”柴进说这话，是怕林冲碍他的面子，不肯使真本事。林冲一听，方才放心。洪教头起身说：“来，来，来！与你使一棒。”众人一哄而出，来到堂后空地。庄客捧出一束棍棒放在地上。洪教头先脱衣裳，扎紧腰带，掣条棒，使个招，喝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林冲就地拿了一条棒说道：“师父请教。”使山东大擂的招式，打了过去。洪教头恨不得一口吞了林冲，把棒就地鞭了一下，来击林冲。两个教头你来我往，斗了四五十个回合，只见林冲托地跳出圈外，叫一声：“稍歇。”柴进说：“林教头怎么不把本事使出来？”林冲说：“小人输了。”柴进说：“还没看见二位较量，怎么就输了？”林冲说：“小人多了这具木枷，因此就算输了吧。”柴进忙说：“是小可一时没考虑到。”大笑着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便叫庄客取十两银子，交给两位监押公人，说道：“小可大胆，烦请二位暂时打开林教头的枷具，以后牢城营内有什么事，都由我承担。白银十两送给二位。”董超、薛霸见柴进气派轩昂，不敢违抗，又得了十两银子，林冲也跑不了，落得做个人情。薛霸立即开枷，柴进

大喜道：“现在两位教师再试一棒。”

洪教头见林冲刚才显得胆怯，更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提起棒就想挥过去。柴进叫道：“且住！”随即叫庄客取出一锭重 25 两的银子，说：“二位教头比试，不比其他，就用这锭银子作战利品，谁赢了，就把这锭银子拿去。”柴进一心要林冲使出真本领，故意把银子丢在地上。洪教头深怪林冲来柴家，又想争这锭大银子，还怕输了锐气，尽心尽力使了大火烧天的招势。林冲心想：“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。”也横棒使出拔草寻蛇的招势。洪教头喝一声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便使棒自上向下盖过来。林冲轻捷地向后一跃，洪都头再跨一步，又棒打下来。林冲看他脚步已乱，就把棒从地上向上一挑，猛一转身，那棒直扫在洪教头的踝骨上，洪教头措手不及，丢了棒，扑地倒下。柴进大喜，叫人快送酒来把盏祝贺。众人一齐大笑，扶起动弹不得的洪教头。洪教头满面羞愧，一拐一瘸离庄而去。

柴进携着林冲的手，再入后堂喝酒，叫人送上那锭大银。林冲推托不过，只得收下。

自此，柴进留林冲住庄上，一连十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相待，直至两个公人再三催促，才置办酒席相待送行。席间，柴进写两封信交给林冲，吩咐道：“沧州大尹与我是好友，牢城管营、差拨，也与我交情深厚。到了牢城，可将这两封信分送他们，他们一定会照应教头。”再捧出 25 两一锭大银送给林冲，又用五两银子打发两个公人，边喝边谈，夜深方休。第二天清早，柴进叫庄客挑了三人的行李，把依旧带上枷的林冲送出庄门，又嘱咐说：“过几天小可会派人给教头送冬衣。”林冲感激不尽，惜别而去。

时光飞逝，不知不觉已到严冬。彤云密布，朔风渐起，纷纷

扬扬卷下满天大雪。一日清晨，柴进正在被窝中酣睡，忽被屋外的闹声吵醒。没奈何穿衣出门看个究竟。他背叉着手，行至廊下问道：“大清早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众庄客答道：“昨夜捉到个偷米贼。”柴进上前仔细一看，认出是林冲，慌忙喝退庄客，亲自解下被庄客高吊在门楼下的林冲，问道：“教头怎么被吊在这里？”林冲一看，是小旋风柴进，连忙叫道：“大官人救我！”柴进说：“教头为什么来这里，还被村民耻辱？”林冲长叹：“一言难尽。”两人一起进屋坐下。林冲把高太尉差遣陆虞候火烧草料场，因了这场大雪逃生的经过细细告知柴进。柴进听后说：“兄长时运不佳！今日老天爷帮忙，只管放心。这里是小弟的东庄，暂时住下，再作商量。”叫庄客送一箱衣裳过来，让林冲从里到外都换了，再请他到暖阁里坐定，安排酒食相待。自此林冲又在柴进东庄住了六七日。

再说沧州牢城营里管营上告：林冲杀死差拨、陆虞候、富安等三人，放火烧掉大军草料场。州尹大惊，立刻写了缉捕林冲的公文，四处张挂，悬赏铜钱三千贯，各外村坊都行动起来了。

林冲听到这一消息，十分着急。一等柴进回庄，就说道：“不是柴大官人不留小人，只因官家追捕太紧，挨家挨户搜查；如果寻到大官人庄上，还要连累大官人。因此请求大官人仗义疏财，借些路费给我，我投奔别处安身。他日如能不死，定像犬马一样忠心报答。”柴进沉思一番，说道：“既然兄长要走，小弟有个去处。我写信一封，推荐兄长前去。”林冲说：“谢大官人如此周到，关照小人安身立命。只是不知投向什么地方？”柴时说：“是山东济州管辖的一个水乡，地名梁山泊，方圆八百余里，中间是宛子城、蓼儿洼。如今有三位好汉在那里扎寨。为

首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，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，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。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个小喽罗，打家劫舍。许多犯下弥天大罪的人，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，他们一一收留。这三位好汉，也与我交情深厚，曾经寄信给我，兄长去那里入伙怎样？”林冲说如能得到这样的照顾，最好不过。”柴进说：“只是现在沧州道口官家张挂着榜文，又派了两个军官在那里搜查验身，把住道口。但兄长必要经过那里。”柴进低头一想，说：“想个计策，送兄长过去。”林冲说：“如能安全脱逃，死而不忘。”

当天，柴进先叫庄客背了包裹出关等待，自己领了二三十匹马，带了弓箭旗枪，驾了鹰雕，牵着猎狗，一行人马都打扮好，把林冲夹在里面，一齐上马，直奔关外。恰巧把关军官旧时曾到柴进庄上作客，一见柴大官人，离座起身说道：“大官人又去快活！”柴进下马问道：“二位官人为什么在这里？”军官答道：“沧州太尹特派我等在此把守，捉拿犯人林冲。凡是过往行人，一一盘问，才放出关。”柴进笑道：“我这一伙人中夹带着林冲，你怎么认不出？”军官也笑着说：“大官人是知法的，怎么会夹带犯人林冲？请上马去吧。”柴进又笑着说：“承蒙官人信任，打到猎物送些给你们。”于是一行人一齐上马出关。走了十四五里，见到先出关的庄客。柴进让林冲下了马，脱去猎装，穿上庄客带来的衣裳，系了腰刀，戴上红缨毡笠，背上包裹，提着朴刀，辞别恩人，直奔梁山泊。

柴进与一行人重新上马，自去打猎，到日落西山才回，依旧过关，送些野味给守关的军官，回庄上去了。

二、义结宋公明

话说山东郓城县有一押司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，平生专爱交结江湖好汉，常济人之贫，救人之急，扶人之困，人称山东及时雨。一日，宋江因梁山泊好汉晁盖寄给他的表示答谢的书信，被小妾阎婆惜拿到，再三乞讨，不肯交还，一怒之下，杀了阎婆惜，惹下官司。为避开官府缉拿，宋江和兄弟宋清，告别父亲宋太公，外出逃难。兄弟俩行了一段路，弟弟宋清问道：“我们匆匆出门，去投奔谁呢？”宋江答道：“我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：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，二是贵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，三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。三者择一，你的意思呢？”宋清说：“我只听江湖上人传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名字，说他是周皇帝嫡派子孙，只是不曾结识。人们都说他仗义疏财，专门结识天下好汉，救助遭到配发的人，是个现世的孟尝君。我二人就投奔他吧！”宋江说：“我也是这个想法。他虽然和我常有书信往来，但是从未会过面。这次投奔他，也许是有缘份。”兄弟二人商量定了，就直奔沧州。

宋江弟兄两个，登山涉水，过府冲州，行走数日，来到沧州地界。问清地名，投向柴进庄上。宋江问：“柴大官人在庄上吗？”庄客答道：“大官人在东庄收租米，不在此庄。”宋江又问：“此处到东庄有没有小路？从哪条路走？”庄客答道：“有40余里。两位官人贵姓？”宋江说：“我是山东郓城县的宋江，他是我弟弟宋清。”庄客说：“莫不是及时雨宋押司么？”

宋江说：“就是。”庄客高兴地说：“大官人时常说起你的大名，只是遗憾不能相会。既然是宋押司，小人领你们去。”庄客慌忙领了宋江兄弟二人，直投东庄。

不到三个时辰，就到了东庄。宋江一看，真是座好庄院！只见它前迎开阔的港口，后靠高峻的山峰。数千株古槐老柳排列成林，三五处厅堂楼阁殷勤待客。转屋角牛羊遍地，打麦场鹅鸭成群。田园主管、家僮丫环来回忙碌。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，户无差役子孙闲。

领路庄客说道：“二位官人暂且在这亭子上坐一坐，等小人去通报柴大官人出来迎接。”宋江说：“好。”就和宋清在山亭上把朴刀靠好，解下腰刀和包裹，坐在亭中等候。不多时，只见中间的朱红庄门大开，柴大官人引着三五个随从，慌忙小跑出来，登上山亭与宋江相见。

柴大官人见了宋江，跪拜于地，连声不叠地说：“真让我想煞！天老爷有眼，不知吹了什么风竟把兄长送来我处，大慰平生渴仰之念。多幸！多幸！”宋江也随即拜在地上答道：“宋江小吏，今日特来相投。”柴进扶起宋江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昨夜灯花闪耀，今早喜鹊喧闹，想来必有喜事。没想到竟是贵兄来庄！”宋江见柴进情意深重，心里高兴，就叫兄弟宋清也来相见。柴进吩咐随从收拾宋押司行李，安排在后堂西厢房住宿，自己携住宋江的手，来到正厅上分宾主坐定。柴进问道：“不敢动问，听说兄长在那城县当差，怎么有空闲时间来到这荒村僻地？”宋江答道：“久闻大官人美名，如雷灌耳。虽然一次次收到大官人贵信，无奈当差不得空闲，没机会相会。今日因我不才，做出一件没出息的事来。弟兄二人寻思，无处安身，想起大官人仗义疏财，特来投奔。”柴进听了，笑

着说：“兄长放心。即使犯了十恶大罪，只要来到我庄上，就不用担心。不是柴进夸口，任他是捕盗官军，也不敢正眼看小庄。”

宋江听了，定下心来，就把杀了阎婆惜的事，从头至尾细说一遍。柴进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兄长放心。就是杀了朝廷的命官，劫了官府的财物，柴进也敢藏在庄里。”说罢，便请宋江弟兄洗浴。柴进唤家僮拿出两套衣服、头巾、丝鞋、净袜，让他们洗浴后替换。宋江兄弟俩洗了，都换上新衣服。庄客拿走旧衣服洗净熨干，送到后堂西厅房。柴进邀宋江来到后堂深外，早已安排好美味佳肴。柴进恭请宋江正面坐下，柴进对席，宋清侧坐一旁。

三人坐定，有数十个贴身随从和几个田园主管轮流提着酒壶，服侍劝饮。柴进再三劝宋江兄弟宽怀痛饮，宋江道谢不止。直至半醉，三人各自叙说朝夕相爱之念，不觉天色已暗，庄客点起灯烛。宋江推辞说：“就此停酒吧。”柴进哪里肯放，直吃到深夜。宋江想去解手。柴进唤一庄客，提着灯笼领宋江去东廊尽头，自己得空躲酒。宋江跟随庄客转了一个大弯，穿过前廊，转到东廊。因他已有八分醉，走路东倒西歪。谁知廊下有一彪形大汉，因害疟疾，此时正寒颤不止，生了一堆火烤着。宋江仰着脸，只顾踏地，恰巧踩在火锨柄上，把那火锨里的炭火，都掀到那大汉脸上。那大汉吃了一惊，吓出一身汗来。

大汉发起火来，当胸一把揪住宋江，大喝道：“你是什么鸟人，敢来寻我开心！”宋江也吃了一惊，正辩解不清，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：“不得无礼！这位是大官人最敬仰的客官！”大汉说道：“‘客官’，‘客官’！我刚来时，也是‘客

官’，也曾被大官人厚待。如今却听信庄客搬弄是非，就怠慢我。正是‘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’。”说完又要打宋江。那庄客只得放下灯笼，向前劝解。正劝不开，只见两三盏灯笼飞一样地过来。柴大官人亲自赶到说：“我等不着押司，押司怎么却在这里闹？”

那庄客便把宋江踩着火锨的事说一遍。柴进止不住笑出声来，对大汉说：“你不认得这位大名鼎鼎的押司？”大汉说：“什么‘大名鼎鼎’，他比得上郓城的宋押司么？”柴进大笑，说道：“大汉，你认得宋押司么？”那大汉说：“我虽然不认识，江湖上久闻他是及时雨，仗义疏财，扶危济贫，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。”柴进追问：“怎么见得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？”那大汉说：“刚才不是说过了，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帮助别人有始有终。我现在只等病一好，就去投奔他。”柴进又问：“你要见见他吗？”那大汉说：“那还用说！”柴进说道：“大汉哪，‘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’，你想揍的就是及时雨宋公明！”那大汉半信半疑，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宋江说：“小可就是宋江。”那大汉定睛一瞧，低头便拜，说道：“我与兄长相见。这不是在做梦吧？”宋江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错爱我？”那大汉说道：“小人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，一时冒犯兄长，万望恕罪。”说完立时跪在地上不肯起来。

宋江扶起大汉，问道：“足下是谁？请问高姓大名？”柴进指着大汉说：“他是清河县人氏，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，已在此处一年了。”宋江道：“江湖上许多人听说过武二郎大名，没想到今日能在这里相会。多幸，多幸！”柴进说：“豪杰偶而相聚，实在难得。就请同坐一席说话。”

宋江大喜，携住武松的手，随柴进一同到后堂席上，又

唤宋清与武松相见。宋江让武松一同在上面坐。武松哪里肯坐，谦让半晌，坐在第三位。柴进再吩咐庄客重整酒席，劝三位贵客痛饮。

宋江在灯下细看武松，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且话语轩昂，真是一表人才。但见柴进不大敬重他，而且对他的衣食住宿也欠周到，心中疑惑不解。酒席散后，就留武松在西屋同住。第二天，私下向柴进问明缘由。原来武松刚来柴进庄上，柴进也殷勤款待。以后武松只要是喝醉酒，便发酒疯，庄客服侍稍有不周，他就拳打脚踢，因此满庄里庄客，没一个说他好，都去柴进面前诉说武松的错处。柴进听得多了，虽然不赶他，但是也不热情了。庄客看主人的脸色，便怠慢武松。宋江得知缘由，就每日带着武松一起饮酒相陪，好言慰藉，武松的老毛病都不发了。柴进见了，更加敬重宋江。过了几日，宋江拿出些银两给武松做衣裳。柴进哪里肯让宋江破费，自己取出一箱绸缎丝绢，吩咐庄上的缝纫工，给三位客人做几套合体的衣裳。

过了数十日，武松思念家乡，想回清河县，柴进与宋江极力挽留。武松说：“已一年多未与哥哥通信，十分牵挂，因此要去看望哥哥。”宋江说：“二郎实在要去，不敢苦留。如有空闲再聚会。”武松谢了宋江。柴进取出一些金银，送给武松。武松感谢说：“实在是打扰了大官人。”武松缚了包裹，扛了哨棒要走，柴进又备酒席送行。武松穿了一件新缝的红绸袄，戴上白色的范阳毡笠儿，背上包裹，提了哨棒，和两人告别。宋江说：“贤弟稍等一会。”回到自己房内，取了些银两，定要武松收下，并说：“我送兄弟一程。”让武松辞别柴大官人，和兄弟宋清一起离开柴进东庄，同行六七里。武松